

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

西方历史哲学



严建强 王渊明 著

XIFANG LISHI ZHIXUE
CONG SIBIANDE
DAO FENXI YU PIPANDE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

西方历史哲学

严建强 王渊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淑英

封面设计：孙 璐

责任校对：鞠 朗

西方历史哲学
——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

严建强 王渊明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萧山市古籍印刷厂
(浙江萧山市许贤乡)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6000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498-6/B·43

定 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自人类从动物中走出来到今天为止的全部过去岁月中，他的所有的思想和行为就构成了历史。如果我们能以超光速的速度作一番逆时间的旅行，我们就可以遭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件，一浪接着一浪，像是一出无休止的戏剧。当我们这样去看、去听、去体验的时候，就能切实地感受到一个不容置疑的实在。但是很遗憾，这种情形只有在当代的科学幻想小说中才会出现。对于任何一个站在“现在”的人，这是一场已经演过并且永远不再重演的戏剧。所以，如果他要了解“过去”这个故事，就必须与一个自己并不生活在其间的世界打交道。他们不得不辛勤地搜集这些已逝人物与事件留下来的零星散乱的各种遗物和当时人们的一些记载，或多或少地渗进些自己的想象和评价，用年代学这根针把它们缝缀成一个与那场戏剧相似的连续变化的画面。所以，与日常生活的情形正好相反，我们手上拿到的剧本并不是演员们表演时所依据的脚本，而是一份这场即兴表演结束后凭藉记忆叙述的复本。人们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为历史学家。他们不是这场戏剧的作者和导演，而是它的复述者和评论者。

这样一来，我们便有了两种历史，一种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如果你是一个哲学家，或许会称它为“历史的本体”；另

一种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上的努力。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是“历史的认识”。这就引起了一个麻烦。当你问及一位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什么是科学”时，他会告诉你，科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的学问；可是当你问及一位学历史的学生“什么是历史”时，他或许会觉得不好回答，因为他不清楚你问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历史学家书上所写的历史。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就是历史概念的双重含义。在西方语言中，“历史”这一概念往往同时包含了这两重意义，如法语中的 *histoire*，英语中的 *history* 和德语中的 *Geschicht*，都是既指人类的过去，也指关于人类过去的知识。^①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有人试图把这两种不同的含义用不同的词区分开来。例如，黑格尔就曾用拉丁语 *Res gestae* 和 *historia rerum gestarum* 分别称呼“发生的事情本身”和“发生事情的历史”。在现代德语中，也出现了这种区分，把源于日耳曼本土的 *Geschicht* 指代历史事实，而用法语中借来的 *Histoire* 指代关于历史实在的知识；对自己语言有着特殊骄傲的法国人自然不会去借用别人的文字，他们是用不同的书写方式来进行区分的，如亨利·科尔班就用大写的 *Histoire* 代表前者，而用小写的 *histoire* 代表后者；在英语中，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了这种区分。美国的菲利浦·巴格比主张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来区分两者，加定冠词的“*the history*”意指过去本身，而加不定冠词的“*a history*”则指过去的记录和知识。这样，当我们说蒙森写了一部“*a history of Rome*”（《罗马史》），而他所写的，是“*the history of Rome*”（关于罗马的历史）。

^① Raymond Aron, *Relativism in History* 转引自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selected and edited by Hans Meyerhoff.

各种历史学家的兴趣和视野是不同的,有的人只对历史这场戏剧的某些人物、某些情节感兴趣,另一些人则希望把各个情节或片断连接成一个整体。但是,对于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的读者,一旦置身于历史学家们所展示的充斥着众多人物和繁复情节的世界中,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云里雾里地迷失方向,以致对这出戏剧到底是怎么回事理不出头绪来。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些人就将这个故事改写成一个简洁的梗概,就像我们在歌剧院看到的那张剧情介绍。在这样一个梗概中,除了有助于领悟其意义的那些情节外,其余一切都被删去。这样,观众通过它去观看这场戏剧时,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显得清晰和有条理了。这样一种改写或许就是历史哲学的最初动机,而这个改写者就是最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当然,对以后的许多历史哲学家来说,历史哲学并不只是为了方便观众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历史学家本身对这场戏剧的真实含义也未必清楚。所以,历史哲学家的责任是用自己特有的哲学洞察力,超越具体情节的约束,去揭示出这场戏剧的意义。

尽管不同的历史哲学派别在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与复述历史上具体事件、人物的历史学不同,历史哲学所着眼的不是历史过程中具体的个别细节,而是超越这种具体性和个别性,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一种批判的思维,探寻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及其制约这种一致性的规律。就一般特点而言,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历史的意义,他们渴望回答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人类文明的命运等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考虑历史发展的动力、模式以及历史运动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等问题。

然而,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已经有一些具有特殊批判意识的人对这样的一种历史哲学表示怀疑。他们问道,对这场尚未

演完,而且永远演不完的戏剧,你凭什么得知其终结意义?你所说的东西能经受经验的证明吗?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放过历史学家。他们说,既然这场戏所演出的部分你们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你们又怎能断定自己的剧本忠实地复述了原来的故事?在他们看来,真实地复原已逝的过去本身以及揭示这个尚未完结的过去的意义在逻辑上是否可能并非已经解决,而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先坐下来探究一下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独特的性质,它和我们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它这样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我们的工作不免是盲目的和缺乏基础的。由此,到本世纪 30 年代产生了一种在性质上与传统有着重大区别的新的历史哲学。

这样,关于“历史”,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本身;接着是根据史料对过去进行叙述和解释的历史学;再往上是对历史总体作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最后,是对历史学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历史哲学。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哲学的区别,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把它们与“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区别对应起来。自然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的实际过程,它是以建立宇宙学或从整体上描述自然为目的,而科学哲学关注的则是整个科学思考的过程,鉴别科学家所用的基本观念。用布洛德教授的话来说,前者属于“思辨的部门”(speculative discipline),后者属于“批判的部门”(critical discipline)。在沃尔什看来,以历史整体的形而上研究为目的的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在性质上大致相同,可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后一种以探究历史与历史学家关系、历史知识性质为目的的历史哲学则相当于“科学哲学”,用

“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命名。^①

历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历史认识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历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都是关于历史的第一级思考，都是以实在的历史过程本身作为自己认识与反思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中个别和独特的东西，即使在撰写通史时，也从不企图超越具体的历史事件，它的任务是对具体的事件作出确凿和翔实的描述，并对事件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而思辨历史哲学所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历史细节，不是历史变化的实在，而是企图通过把握它的整体来揭示关于人类文明演化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具体的历史事实在它这里只是一种证明自己理论体系的个别例证。与上述两者不同，分析历史哲学的对象已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从历史本体转到了历史认识。它所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更准确地说，是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如果说专业历史学家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是对历史本体的认识和反思的话，那么，分析历史哲学就是对这种认识的认识，对这种反思的反思，因而被视为是关于历史的第二级反思。

但如果把历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看作在内容上互不相干的东西那就错了。事实上，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或多或少总会涉及到思辨历史哲学中的一系列命题，总会在历史的叙述和解释中蕴含着对历史本质、历史意义的看法，但历史学家并不把这些命题专门抽出来进行讨论，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则把主要精力用于这些命题的专门性研究上。同样，在专业历史学家和思辨历史哲学家那里，分析历史哲学家所

^①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W. H. Walsh: *Philosophy of History*.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7页。

专门探讨的问题也必然以分散和模糊的形式自觉不自觉地蕴含在他们研究的前提、目的、方法和探索的题材中。分析历史哲学家则清晰地分解出这些成分,使之体系化,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在这部小册子中,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就包括上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两个部分,我们拟就围绕其中的一些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向读者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为了交待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帮助读者迅速地把握争论的实质,我们在每一个部分前有一个历史的叙述,由此给出一个主要人物、著作与观点发展的主要线索。

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安排,是由我们两人共同商讨确定的,在书稿撰写中作了一些分工。严建强负责撰写前言、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王渊明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和结语,书稿完稿后由严建强作了通稿、编排。

作者

1997年4月

上篇：思辨的历史哲学

第一章 思辨的历史哲学

一、历史哲学的缘起

在西方，“历史哲学”这个概念是由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学者伏尔泰首先提出来的。他倡导“历史哲学”，是指人们对于历史不应当仅局限于搜集与编辑具体的历史事实，还应当达到一种哲学的理解。但关于历史哲学究竟开始于何时，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索和探讨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是大量存在的。原始人类在他们的神话中已经表露出某种历史思想，有了某种对历史进程的宏观思考。古希腊神话已经涉及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人类社会变化的时序和人类社会变化的动因等问题。跨入文明社会后，各文明地区都产生了历史学，历史学家和某些思想家都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的系统的或比较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如果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理论便是历史哲学的话，那么，有了文明社会就有了历史哲学。

然而，严格地说，一般的历史思考并不等于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与一般的历史思想并不是一回事。神

话中虽然包含某些历史的思想,但它们讲的是神的事迹而非人类事务,在某些神话中神的活动虽也有一定的先后时序,但却缺乏明确的时间观念,神的活动是永恒的存在而不是暂时的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严格界定的。因此,神话意识不同于历史意识。

一些思想较为深刻的思想家在审视历史、撰写史书时,往往也会对客观历史进程作出某种深层次的思考,阐发某些历史观念。但这依然不是历史哲学。历史学家的宏观的历史思想仍是属于历史的,而非哲学的,这种宏观思想只是指导其选题研究的一种背景理论,是对经验的历史事实的一种总结和解释,一般说来是受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的,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而历史哲学家不同,他只是把历史事实看作构筑其哲学理论的素材。他们的历史理论在本质上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他们的理论并不是为了证实或者解释历史事实,而是对整个客观历史进程的一般哲学思考,是超历史的哲学理论体系,在出发点和目的上,都与前者不同。

应当说,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两者虽然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合,但在思维的方式上,在关注的问题上,在研究的目的上,在学科的性质上,都明显不同。历史哲学是元历史学(metahistory),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并没有历史哲学。因为那时的哲学家并没有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有别于自然的宇宙秩序的特殊存在,相反,他们用自然来解释历史,把人类历史只看作是自然的宇宙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服从于自然秩序的一般规律。他们并没有把人的历史当作是一个有异于一般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来加以研究。因而,古代希腊和罗马只有关于自

然的哲学,而没有关于历史的哲学。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历史的意义”问题,即相对于自然来讲,历史的意义有相对独立的自存性,历史的发展也有异于自然的发展。这使历史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支有别于一般的哲学。同时,“历史的意义”的命题也使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家的某种带有宏观性的历史理论区别开来。历史学家的宏观的历史理论探讨的往往是“历史上的意义”或“历史中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他们探讨的只是过去的历史,往往只限于过去,一般并不把未来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历史哲学家探讨“历史的意义”(meaning of history),它不排除未来,相反,它把未来看作是自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哲学理论一般并没有时空条件的限制,因而一般都是超历史的。

探索历史的意义会很自然地引进其他的一些范畴,如历史的目的、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模式等,这些内容都是“历史的意义”的内在组成要素。

西方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大多是历史目的论哲学:大多数思辨的历史哲学家都赋予历史发展进程以某种最终目的,通过整个历史进程以达到某种最高境界。这种最终目的或者是人类灵魂的得救,或者是理性社会的实现,或者是人的充分自由或人类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具有某种目的,那么这种目的来自何处呢?他们或者把这种目的看作先定的,是来自“上帝的旨意”或来自于作为万物存在本原的“绝对理性”、“绝对观念”之类的东西;或者把它看作来自人的本性或人的理性。历史目的论把历史看作是一次的、不重复的过程,通过整个的历史过程以实现历史的最终目的。在西方大多数历史哲学家看来,整个历史过程、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历史事件大都是为了实现历史的最终目的而作准备的,因而具有了必要性;同样,因为它们符合了历史的最终目的,是注定要发生的,因而具有了必然性。

因为历史进程具有目的性,从而使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具有了价值寓意。自然现象是无目的性的、多次重复发生的,因而不具有价值负荷,而人类历史则出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人的活动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历史运动的目的。价值又可分为肯定价值和否定价值,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则历史的价值便被赋予了肯定的价值;相反,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一个退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日益深重地陷入灾难和邪恶的过程,则历史的价值便被赋予了否定的价值。所谓历史的价值,在西方绝大多数历史哲学家眼里一般都指肯定价值。

既然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那么它就不应该是混沌的、混乱无序的,而应该是按一定的模式展开的,有其内在的运动机制。关于历史运动的模式,一般有三种观点,即循环论观点、螺旋发展观点和直线型进步或退步的观点。相比之下,历史循环理论可能是非历史目的论的,或者说,它采用了一种自然的目的论来解说历史。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历史的目的、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模式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有位学者曾经这样概括历史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有一种价值,因为它有一种本身有价值的目的;它的目的构成了它存在的依据,并由此为每一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每一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先定的,由此整个的历史过程也是必要的;这一过程具有明确的模式,即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历史现象都须看作为向着历史目的的实现而迈出的一步”^①。实际

^① R. Gruner: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A critical essay*.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85, p13.

上,只有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才具有上述一些思想特征,故而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也有丰富的历史思想,存在着多种历史观,人们探讨过历史运动的模式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人们提出了循环的历史观,提出了退化的历史观,也有人提出过进步的历史观。希西阿德对历史作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划分,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退化论。关于历史退化的批评主要在道德方面,他们一般并不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知识在增长,生产在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他们认为,伴随这些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准却在不断下降,私欲横行,暴力恣盛,人类社会日益陷入罪恶的深渊。

虽然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英国著名学者布瑞等思想家断言,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没有进步的历史思想,但当代学者的研究证实,古代希腊和罗马并不缺乏进步的历史观念。在奴隶制民主政治繁荣时期的雅典等希腊城邦和前 2 至前 1 世纪时的罗马,历史进步的观念曾十分流行,罗马思想家卢克莱修也有过比较明确的关于历史进步的思想。历史进步的观念往往强调人类知识的进步,并认为伴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才逐渐脱离了动物界,生产才得到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才得到提高,摆脱动物界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才不断得以进化。但他们一般也不否认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因而他们的历史进化论往往仍陷在深刻的内在矛盾之中。

不论历史退化论还是历史进步观,都不是希腊和罗马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思想。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思想是历史循环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奥里略、修昔德底、波里比阿等人都具有这种思想。奥里略的话说得十分形象:“理性的灵魂

游荡过整个世界,超出萦绕的太空,进入无限的时间,审视着宇宙的周期性破坏和新生”,“我们的后人不会看到什么我们所未曾见过的新东西,我们祖先的见闻也不会比我们更多。一个具有一般智能、生命逾 40 岁的人,已经知道了古往今来的一切事件”。古代希腊罗马循环论的支配地位源于此时整个科学和哲学的思想文化氛围。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哲学和科学都致力探索永恒的存在,认为只有从永恒的存在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及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独立的研究,而往往被人们简单地归附于所谓的宇宙运动秩序之下,用当时流行的宇宙循环论来加以解释。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论: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从一开始就将问题指向自然,指向不变的本质,而这种出于理解自然的需要而提出问题的方式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形成概念的过程,以致事件发生的年月顺序往往被当作次要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在这方面,希腊科学不仅将个人,而且将整个人类及其一切遭遇、行为和经历都当作基本上不过是一出插曲,当作根据同样规律自我重复的宇宙变化过程的特殊结构”^①。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真正的历史意识很难形成,历史缺乏自己的目的和意义,“一种永久性循环的观念剥夺了事件的个性特点。A. 德卫涅说:‘爱那些永不会出现第二次的东西。’希腊历史学家有这种爱,因此有了希腊的历史学。但在一种永久性循环的观念的支配下,希腊哲学家并不相信那些人们永远不会看到第二次的东西,因此他们并没有创立一种历史哲学”^②。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在希腊和罗马并没有形成。

①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3页。

② A. 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 Mouton and Co.-Gravenhage, 1962, p43.

也有人把公元5世纪初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354—430年)视为历史哲学的奠基人。

的确,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奥古斯丁的《论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继承了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类历史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它从上帝的创世开始,结束于上帝解救犹太人出苦海并升入幸福的天堂。因为历史是这样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历史进程也因之而有了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迥然有别于古代希腊罗马历史循环论的历史观念。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奥古斯丁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基督教神学历史哲学。在他的神学思想中,人类的历史只是上帝天国的永恒的历史中一个暂时的阶段,是上帝拯救人类、使选民的灵魂升入天国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时期。通过世俗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使选民的灵魂得救,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由此,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只经历一次的不进步的并且是直线进步的过程,历史进步的根源在于上帝的安排,来自于“上帝的旨意”,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上帝旨意”的不断展示,历史的发展变化因而具有必然性。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构成部分,对于人类的得救是必要的,因此对于整个历史进程也具有了必要性。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上帝的旨意”,但“上帝的旨意”还需要某种直接的推动力来加以实现,这种直接动力就是善与恶的矛盾冲突,表现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善恶两城间的冲突以及“世俗之城”内部恶与恶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推动着“世俗之城”的最终毁灭和“上帝之城”的最终胜利。奥古斯丁还表述了人类统一性和人类历史统一性的思想,并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分期。